



四大名著普及本

双色插图版

水浒传

〔明〕施耐庵 著 戴敦邦 插图

姜克 改写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ARCTIME
R R R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四大名著普及本

双色插图版

水浒传



[明]施耐庵 著 戴敦邦 插图

姜克 改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:普及版/(明)施耐庵 著;姜克 改写.——合肥:
黄山书社,2010.8
ISBN 978-7-5461-1485-9

I. ①水… II. ①施… ②姜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-缩写本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51256号

水 浒 传

(明)施耐庵 著 戴敦邦 插图 姜 克 改写

出 版 人:左克诚	策划编辑:余 玲 张文军	装帧设计:未 氓
责任印刷:李 磊	责任编辑:余 玲	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:230071)

经 销:新华书店	营销部电话:0551-3533762 3533768
印 制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	电 话:0551-5661327

开本:700×1000 1/16	印张:25	字数:380千字
版次:2010年8月第2版	2010年8月第4次印刷	
书号:ISBN 978-7-5461-1485-9		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 1 回	高太尉逼走王教头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	1
第 2 回	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真长老举荐相国寺	15
第 3 回	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闯白虎堂	25
第 4 回	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	37
第 5 回	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林教头雪夜上梁山	45
第 6 回	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	55
第 7 回	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	66
第 8 回	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	73
第 9 回	吴学究说三阮入伙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	80
第 10 回	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	88
第 11 回	美髯公智取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	97
第 12 回	林冲水寨大火并 晁盖梁山小夺泊	108
第 13 回	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	122
第 14 回	横海郡宋江送行 景阳冈武松打虎	135
第 15 回	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	143
第 16 回	送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	156
第 17 回	施恩义夺快活林 武松醉打蒋门神	172
第 18 回	武二郎大闹飞云浦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	183

第 19 回	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	193
第 20 回	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	201
第 21 回	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	211
第 22 回	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	224
第 23 回	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	233
第 24 回	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	241
第 25 回	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	252
第 26 回	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	266
第 27 回	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	277
第 28 回	吴学究双用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	287
第 29 回	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鼓上蚤智盗赛唐猊	299
第 30 回	宋江大破连环马 三山聚义打青州	313
第 31 回	晁天王中箭曾头市 智多星巧赚玉麒麟	315
第 32 回	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	341
第 33 回	宋公明兵打北京城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	354
第 34 回	吴用智取大名府 宋江夜袭曾头市	368
第 35 回	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	381

高太尉逼走王教头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

宋朝时，东京开封府有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一脚好气球，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将气球那字去了毛旁，添作立人，便改做姓高名俅。这人整天吹弹歌舞，刺枪使棒，相扑玩耍，亦胡乱学诗、书、词、赋。若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行、忠、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风花雪月，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。

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，名唤柳世权，平生专好养闲人，招纳四方不干不净汉子。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，一住三年。

后来哲宗天子大赦天下，那高俅在临淮州，因得了大赦，思乡要回东京。这柳世权和东京城里开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打发高俅回东京，投奔董将仕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，回到东京，径来董家药铺，下了这封信。董将仕寻思道：“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！若是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，没有品行；何况被开封府断配出境的人，旧性必不肯改，倘或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可要是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。”

住了十数日，董将仕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耽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到小苏学士那里，久后也得个出身。足下意思如何？”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仕。

谁料小苏学士见了高俅，看罢来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里想道：“我这里如何安得着他！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，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，他最喜欢这样的人。”次日写了一封书呈，送

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府里。

这太尉是哲宗皇帝妹夫、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，十分喜欢，当即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，高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，如同家人一般。

自古道：“日远日疏，日亲日近。”忽一日，小王都太尉过生日，吩咐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现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对那浮浪子弟门风、帮闲之事，无一不晓，无一不会，更无一不爱，更兼琴、棋、书、画，儒释道教，无所不通，踢毬打弹，品竹调丝，吹弹歌舞，自不必说。当日王都尉府中，准备筵宴，这端王来王都尉府中赴宴，居中坐定，都尉对席相陪。酒进数杯，那端王起身净手，偶来书院里稍歇，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，做得细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道：“好！”

小王都太尉见端王心爱，说道：“还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不在手头。明日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

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，想那笔架，必是更妙。”

小王都太尉道：“明日取来，送到宫中，看了便知。”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来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，用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呈，叫高俅送去。高俅径投端王宫中来。把门官吏转报院公。

没多时，院公出来问：“你是哪个府里来的人？”

高俅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的，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

院公道：“殿下在庭院里和小太监踢气毬，你自己过去。”

高俅道：“相烦引进。”

院公引到庭前，高俅看时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，揣在绦儿边。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三五个小太监相伴着蹴气毬。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

也是高俅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，只见那个气毬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毬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鸳鸯拐，踢还端王。

端王见了大喜，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

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小王都太尉亲随，受主人使令，送两件玉玩器来进献大王，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

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直如此挂心。”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玉玩器，递给堂候官收了去，问高俅道：“你原来会踢气球！你叫什么？”

高俅叉手跪复道：“小的叫做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

端王道：“好！你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

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

端王道：“这是‘齐云社’，名为‘天下圆’，但踢何妨！”

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！”三回五次推辞，端王定要他踢，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彩。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，叫那气球似鳔胶粘在身上一样。端王大喜，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？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排个筵会，专请小王都太尉宫中赴宴。

却说小王都太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，正疑思间，只见次日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小王都太尉出来见了来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，下马入宫，来见了端王。

端王大喜，称谢昨日送来的两件玉玩器。入席饮宴间，端王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，我想将此人留下来做亲随，如何？”

小王都太尉答道：“殿下既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服侍殿下。”

端王欢喜，执杯相谢。二人又闲话一回，至晚席散。小王都太尉回驸马府去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就留在宫中宿食，高俅每日跟着，寸步不离。不到两个月，哲宗皇帝驾崩，没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。

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徽宗对高俅道：“朕想要抬举你，但要有功劳，方可升迁，先叫枢密院给你入个名，先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到半年，高俅便被提升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正是：

不拘贵贱齐云社，一味模棱天下圆。

抬举高俅踢气力，全凭手脚会当权。

高俅走马上任那天，殿帅府里的公吏衙将，都军监军，都来参拜，唯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告病在家。高俅不由暗暗喜欢，差人把王进从床上锁进

① 枢密院 官署名。宋代枢密院权力很大，与中书省分掌军权，号为“二府”，有枢密使、副使等官。



王教头私走延安府（明清版画，图出《图像水浒传》）

府来，不由分说，喝令左右往死里打。多亏旁边的公吏衙将们求情，才免了死棒。其实别人不知道，只有高俅和王进心里清楚：原来当初高俅混世时，曾被王进的父亲王升一棒打得三四个月爬不起床。

且说王进回到家后，想想今后哪还有自己的活路，一咬牙，官也不做了，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计”，连夜将老母扶上马，去投奔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^①。母子俩离了东京，夜住晓行，走了一个多月。一天晚上，不觉错过了住店，正不知往何处投宿时，忽然看见前面闪出一道灯光来，走近一瞧，原来是一所大庄院。

王进对老母道：“好了，进去赔个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竟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树。王进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

庄客道：“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

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母子二人，贪行路程，错过了宿店，来到这里，前不巴村，后不巴店，欲投贵店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依例照付房金，万望周全方便。”

庄客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请等一等，待我去问庄主太公。肯时，但歇不妨。”庄客进去多时，出来说道：“庄主太公叫你两个进来。”

王进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。那太公年纪六旬之上，须发皆白。王进见了便拜，太公连忙道：“客人请起来。你们是行路的人，辛苦风霜，且坐一坐。”

王进母子两个叙礼罢，都坐定。王进答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原是京师人。今来消折了本钱，无可营用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。不想今日在路上贪行了些路途，错过了宿店，欲投贵庄，假宿一宵，明日一早就走。房金依例照付。”

太公道：“不妨。如今世人哪个顶着房屋走哩！你母子二位还饿着肚子吧？”便叫庄客安排饭来。王进谢了，吃罢饭，扶着母亲到客房里安歇。

次日一大早，庄主太公从客房前过，听见王进在屋内连声唤母亲。太公问道：“客官，天晓，好起了。”

王进听了，慌忙出屋来，道：“实不敢相瞒太公说，老母鞍马劳倦，昨

^① 老种经略相公：北宋时，种世衡及其子孙先后任西北地区经略府相公，担任边防要务。其中种谔、种师道战绩显赫。“老种经略相公”指种谔，后文“小种经略相公”指种师道。

夜心痛病发。”

太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客人休要烦恼，叫你老母先在庄上住几日。我有个医心疼的方，去县里抓药来，叫你老母亲吃。”王进连声称谢。

话休絮烦，王进母亲在太公庄上服药。住了五七日，王进觉得母亲病患痊愈了，王进便收拾要行。当日因来后槽看马，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光着上身，刺着一身青龙，银盘也似一个面皮，约有十八九岁，拿着棒在那里使。

王进看了半晌，不觉失口道：“这棒有些破绽，赢不得真好汉。”

那后生听了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笑话我的本事？俺拜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，我不信倒不如你！你敢和我过招？”

话犹未了，太公到来，喝那后生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那后生道：“这厮笑话我的棒法。”

太公道：“客人也会使枪棒？”

王进道：“略晓得些。敢问长上，这后生是宅内何人？”

太公道：“是老汉的儿子。”

王进道：“既然是宅内小官人，小人点拨他一下如何？”

太公道：“十分好。”便叫那后生来拜师父。

那后生哪里肯拜，心中越怒，道：“阿爹，休听这厮胡说！若他赢得我这条棒时，我便拜他为师。”那后生就空地当中，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，向王进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！怕的不算好汉！”

王进道：“恕无礼。”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棒在手里，来到空地上，摆开架势。那后生拿条棒径奔王进。王进拖了棒便走，那后生抡着棒赶来。王进回身，把棒往后生怀里直搠来，只一绞，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，扑地往后倒了。王进连忙撇下棒，向前扶住道：“休怪，休怪。”

那后生爬起来，纳头便拜。太公大喜，道：“师父如此高强，必是个教头。小儿有眼不识泰山。”

王进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因新任的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，今做了殿帅府太尉，怀挟旧仇，要报复王进。小人母子二人只得逃往延安府，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处，不想来到这里。今蒙你们父子二位照顾，既然令郎肯学武功，小人倾力奉教。只是令郎学的，都是花棒，只好看，上阵无用，待小人重新点拨他。”

太公道：“老汉的儿子从小不务正业，只爱刺枪使棒。母亲说他不得，恁气死了，老汉只得随他性了。不知使了多少钱财，请师父教他，又叫匠人为

他刺了这身花绣。因为他肩臂胸膛纹有九条龙，满县人口顺，都叫他做‘九纹龙’史进。教头今日收了他做弟子，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

自当日为始，王教头每日点拨史进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指教。半年之上，史进把这十八般武艺，重新学得十分精熟。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，便告辞要上延安府去。

史进和太公苦留不住，只得安排筵席饯行，又送了两匹缎子，一百两花银谢师。次日，王进母子告辞史太公，往延安府路途进发，不在话下。

王进走后，谁料不到半年光景，史太公突患重症，病逝了。史进大哭一场，埋葬了父亲，自己又不会料理家业，只晓得成天找人较量枪棒。在少华山上当强盗的杨春、朱武、陈达三人，是县里通缉的罪犯，与史进往来频繁。县里的官军知道了，赶到庄院来捉拿史进。正好那天杨春三人都在，一怒之下，杀散了前来缉捕的官军，要拖着史进上山入伙。那史太公生前是县里的里正，一向名声极好，史进恐怕辱没了父亲，让老人家九泉之下不得安息，便辞谢了杨春三人，往延安府去寻王进。

这天，他走到渭州地面，打听到此地也有一个经略府。史进寻思道：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？”入城来看时，依然有六街三市，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。史进便入茶坊里来，拣一副座位坐了，问跑堂的：“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？”

道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大汉，大踏步走进茶坊里。史进看他是个军官模样，但见：

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，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，上穿一领鹦哥绿纁丝战袍，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，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。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腮边一部络腮胡须，身长八尺，腰阔十围。

那人进到茶坊里面坐下。跑堂的对王进道：“客官要找王教头，只要问这个提辖^①，就知道了。”

史进忙起身施礼道：“官人，请坐拜茶。”

那人见史进高大魁伟，像条好汉，便还了礼。两个坐下，史进道：“小人大胆，敢问官人高姓大名？”

① 提辖：宋时官名。

那人道：“洒家^①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讳个达字。敢问阿哥，你姓什么？”

史进道：“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，姓史，名进。请问官人，小人有个师父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姓王名进，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？”

鲁提辖道：“阿哥，你莫不是史家村九纹龙史大郎？”

史进拜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

鲁提辖连忙施礼，说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你要寻的王教头，莫不是在东京杀了高太尉的王进？”

史进道：“正是那人。”

鲁达道：“俺也闻他名字，只是不在这里。洒家听说，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做事。俺这渭州，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。我早闻你史大郎的好名字，我们上街去吃杯酒。”两人出了茶坊，路上又遇见“打虎将”李忠。

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坐下，酒保问鲁提辖：“提辖官人，打多少酒？”

鲁达道：“先打四角酒来。”

酒保下去，随即烫酒上来，把下口肉食摆了一桌子。三人酒至数杯，正说话投机，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。鲁达焦躁，便把碟儿、盏儿都丢在楼板上。酒保听到声音，慌忙上来看时，见鲁提辖气愤愤地。酒保道：“官人要甚东西？吩咐买来。”

鲁达道：“什么人在隔壁吱吱地哭，搅俺弟兄们吃酒！洒家不曾少了你酒钱！”

酒保道：“官人息怒，小人怎敢叫人啼哭，打搅官人吃酒？这个哭的，是一对卖唱的父女。”

鲁提辖道：“可是作怪！你给我唤得他来。”

酒保去叫，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到来：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，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，手里拿串拍板。看那妇人，虽无十分的容貌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。

那妇人拭着眼泪，向前来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。鲁达问道：“你两个是哪里人家？为甚啼哭？”

那妇人便道：“奴家是东京人氏，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，不料亲眷搬移南京去了。正发愁往何处去时，哪想到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，我父

① 洒家：宋时陕甘一带人的自称。

女二人，流落在此受罪。此地有个财主，叫做‘镇关西’郑大官人，他见到奴家，便使强媒硬保，要奴做妾。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，虚钱实契，要了奴家身体。不到三个月，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，不但将奴赶打出来，又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。父亲懦弱，和他争执不得，他又有钱有势。当初不曾得他一文，如今哪讨钱来还他？没计奈何，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，每日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父做盘缠。这两日酒客稀少，违了他钱限，怕他来讨时，受他羞耻。父女俩想起这苦楚来，无处申诉，因此啼哭。不想误触犯了官人，望乞恕罪，高抬贵手。”

鲁提辖又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在哪个客店里住？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？”

老儿答道：“老汉姓金，排行第二；孩儿小字翠莲；郑大官人便是此地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，绰号镇关西。老汉父女两个，住在前面东门鲁家客店里。”

鲁达听了道：“呸！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，原来是杀猪的郑屠，这个无赖，原来这等欺负人！”回头看着李忠、史进道：“你两个先在这里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。”

史进、李忠抱住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明日再说。”两人三回五次才劝得他住。

鲁达又道：“老儿，你来！洒家给你些盘缠，明日你们回东京去如何？”

父女两个告道：“若是能够回乡去时，官人便是重生父母，再长爷娘。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？郑大官人委托他朝我们要钱哩。”

鲁提辖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俺自有道理。”从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，放在桌上，看着史进道：“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，你有银子，借些给俺，洒家明日还你。”

史进道：“值什么，要哥哥还。”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，放在桌上。

鲁达把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，吩咐道：“你父女两个拿去做盘缠。俺明日清早来，发付你两个起身，看哪个店主人敢留你！”金老和女儿拜谢去了。

三人喝完酒，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住处，晚饭也不吃，气愤愤地睡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鲁提辖大踏步走进那父女俩住宿的店里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小二，哪里是金老歇处？”

小二哥道：“金公，提辖在此寻你。”

金老开了房门，便道：“提辖官人，里面请坐。”

鲁达道：“坐什么？你还不快收拾了走，等什么？”

金老引了女儿，挑了担儿，谢了提辖，便要出门。店小二拦住道：“金

公，哪里去？”

鲁达问道：“他少你房钱？”

小二道：“小人房钱，昨夜都还清了。可他欠郑大官人的典身钱，着落在小人身上讨要哩！”

鲁提辖道：“郑屠的钱，洒家还他，你放这老儿还乡去。”

那店小二哪里肯放？鲁达大怒，叉开五指，往小二脸上只一掌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；再复一拳，打下当门两个牙齿。小二爬起来，一道烟走向店里去躲了，哪还敢出来拦着？金老父女两个，忙忙离了店中出城了。

鲁达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，从店里掇条凳子，堵在门口，坐了两个时辰。估摸金公走远了，这才起身，向状元桥走来。

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，两副肉案上悬挂着三五片猪肉。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，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。鲁达走到面前，叫声：“郑屠！”

郑屠看时，见是鲁提辖，慌忙出柜身来唱喏道：“提辖恕罪。”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：“提辖请坐。”

鲁达坐下道：“奉着经略相公钧旨^①，要十斤精肉，切做肉馅，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。”

郑屠道：“使得，你们快选好的，切十斤来。”

鲁提辖道：“不要伙计动手！你替我切。”

郑屠道：“说得是。小人自亲切。”操起刀，从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，细细切做肉馅。

且说那店小二见鲁提辖走了，把手帕包了头，正要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，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，不敢拢来，远远地站住，在房檐下望。

这郑屠整整地切了半个时辰，用荷叶包了道：“提辖，叫人送去？”

鲁达道：“送什么？再要十斤，都是肥的，不要见精的在上面，也要切做肉馅。”

郑屠道：“刚才要精的，怕府里要裹馄饨，肥的肉馅何用？”

鲁达睁着眼道：“这是相公的吩咐，谁敢问他？”

郑屠道：“既然是相公的意思，小人切就是了。”又选了十斤实膘的肥肉，也细细地切做肉馅，把荷叶来包了，整整切了一早晨。那店小二哪里敢过来？

① 钧旨：旨意。



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
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。

郑屠道：“叫人替提辖拿了，送到府里去。”

鲁达道：“再要十斤寸金软骨，也要细细地剁做肉馅，不要见肉在上面。”

郑屠笑道：“你不是特地来消遣我！”

鲁达听了，跳起身来，拿着那两包肉馅在手里，睁眼看着郑屠道：“洒家特地要消遣你！”把两包肉馅劈面打将去，好像下了一阵肉雨。

郑屠大怒，两条愤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，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地按捺不住，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，托地跳将下来，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。众邻舍和十来个伙计，哪个敢向前来劝？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。

郑屠右手拿刀，左手要来揪鲁达。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，往小腹上只一脚，腾地踢倒在当街上。鲁达再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，看着这郑屠道：“洒家投老种经略相公，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，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！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，狗一般的人，也叫做镇关西！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？”扑地只一拳，正打在鼻子上，打得鲜血迸流，鼻子歪在半边，好像开了个油酱铺，咸的、酸的、辣的，一发都流出来。

郑屠挣不起来，把那尖刀也丢在一边，口里只叫：“打得好！”

鲁达骂道：“直娘贼，还敢应口！”提起拳头来，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，打得眼棱缝裂，乌珠迸出，好像开了个染铺，红的、黑的、绛的，都绽将出来。

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，谁敢向前来劝？

郑屠当不过，嚎叫着讨饶。鲁达喝道：“咄！你这个破落户，若是和俺硬到底，洒家倒饶了你；你对俺讨饶，洒家偏不饶你！”又是一拳，太阳穴上正着，好像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^①，磬儿、钹儿、铙儿，一齐响。鲁达看时，只见郑屠挺在地下，口里只有出的气，没了入的气，动弹不得。鲁提辖假意道：“你这厮诈死，洒家再打。”只见面皮渐渐地变了。

鲁达寻思道：“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，不想三拳打死了他。洒家须吃官司，连送饭的人都没有，不如趁早走。”拔步便走，回头指着郑屠尸体道：“你诈死，洒家和你慢慢理会！”一头骂，一头大踏步去了。街坊邻舍和郑屠

① 道场：佛道诵经修道的地方。